01

02

从边缘到多元

FROM THE FRINGE TO THE MULTIVARIATE

广美雕塑系的毕业创作现象

THE GRADUATE PRODUCE OF THE SCULPTURE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FINE ART ACADEMY

文/陈晓阳

By Chen Xiaoyang

近两百年来的南中国总是为世人提供了最有活力的实验场。无论洪天王，还是孙先生，直到邓老的经济大动作，愿喝头啖汤的生猛一直潜藏在这个社会的每个细胞里。虽然这里还是全中国传媒最尖锐最有力量的区域，但是文化却一直被冠以沙漠之名。也许是不屑言辞，也许是享受现实，也许是存在别的价值体系，文化与艺术在这里虽然不曾被遗忘却显然没有被弘扬。所以，当十几个年轻人以一个群体的姿态出现在 09 年全国美展的展场里时，似乎某种生动的力量又隐现出来。

边缘地理下的反思

珠三角的移民史两千多年来从未中断过，北方人与南方人的边界也一直在不断地移动和调整。以往的广东人认为湖南就是北方了，学校里也大多是穿着拖鞋短裤说着粤语上课的师生。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让远至白山黑水间的孩子都大量出现在了校园里，老师们的官方语言终于彻底变成了普通话，来自东南西北各个地区的老师学生们组成了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交流群体，各种的讯息随着不同年龄层的圈子文化交融在这里。不过与喧嚣的文化中心之间遥远的地理距离，却依然让身处其间的人无法否认某种边缘的气息。

地理边缘当然不完全是短处，因为没有自省的边缘的确是无奈的被动，而主动的边缘却可能意味着很多的自由。文化中心区域的资源也许无法在短时间内移植，但是随着新媒介交流平台的普及，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多层形态，使得地缘不再是唯一的媒介，超越地缘之上的这些抽象平台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新的空间。由于与文化中心区发生的新鲜事件有着客观的时空距离，反而让人在边缘中不得不睁开冷静审视的眼睛。

多元的南中国社会里的年轻人

遥远的的中心多少有些虚幻，身边的生活却真实地撞击着这些

01 迷失的国度 崔弥莱　　02 山寨街　周晓楠

年轻人。广美的辉煌曾经被传为佳话的多挂以经济之名，商业成功的光环曾经提供了一代人的努力方向。但是当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递解到文化领域时，为了经济满足的创作目标显然已经不再能提供蓬勃的动力。对精神领域的追求更清晰地反映在这些 80 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父辈不再像之前学生们的父辈需要为温饱奔波，逐步改善的经济条件也使他们更专心于自我个性的精神表达。更为开放的观念和技术是最受欢迎的话题，传统文化开始吸引那些喜欢寻找来龙去脉的好事者，也许没有什么团体的革命性宣言，但充沛的物质世界和发达的信息资源为他们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可能。

广州是个只有市没有城的城市，这里对艺术家而言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聚散全国甚至全世界各种货品的批发市场，货物品种之多之全是没有去过的人无法想象的，商业正是推动这个城市前行的主要力量。而雕塑作品的材料属性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逛各种专业市场成为老师在课程中要求的必修项目，在这个热闹的商业都市里年轻人们从了解社会慢慢过渡到理解社会，将这个生猛的南中国映射到各自的作品中。

授之以渔

不得不说的是这十几个学生是雕塑系改回五年制教学的第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老师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在全新的教学系统的设计上。雕塑这个多维的艺术门类，的确需要学生们接受比别的专业更多的技术和更长时间思想上的操练。有的放矢，轻重有度，合理取舍，因地制宜，在反复的讨论和验证之后，决定部分采用一种半工作室的教学系统来进行尝试，前三年半延续过去美术学院五十年来的教学经验的积累，必修造型基础、泥塑基础、材料基础、专业考察等课程，而在四年级下学期则将学生按自己意愿和老师建议分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具象写实，一个是当代实验，使得最终的课程系统为不同来源和特长的学生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技术积累和相对深层的文化思考过程。

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之前的专业基础课程，之后的综合材料、东方语言、观念艺术、超写实等课程的经验叠加，看到他们成长的脉络，看到他们五年来在这个氛围中不断成熟起来的勃勃生机。所以说最终这十几件优秀作品的出现不但体现了陈克和杨小桦两位优秀导师卓越的教学功力，也反映了整个五年制教学系统设计和之前各种课程各位专业老师的教学成果叠加。

《钵》的作者曹建明将自己从小在父亲装修公司的耳濡目染中掌握的娴熟的泥水技术运用到实验材料里，将水泥、砖瓦、山石等材料的切削、粘固、打磨掌握得纯熟自然，这件毕业创作作品中看上去外部造型简洁朴素，内部造型却狰狞起伏、暗藏乾坤。这种对阴阳共存及互补关系的塑造，体现出年轻作者对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并借此使作品传递出充满感性的东方艺术语境。

马景仁是个内向腼腆的男孩儿，他的《沉默的诉说》利用仿真皮肤和真人毛发塑造的四联屏风，呈现出古典的高雅和原始野蛮的暴力，其中，特殊的材料选用和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使作品在充满幻觉的美丽外表下突显出矛盾带来的巨大的困惑，作品整体语境和局部材料引发出的悖论关系会使观者忐忑不安。

谭旭的跨专业技术能力很强，他的《法国油条》将雕塑和版画印刷技术相结合，利用中国油条和西式快餐外包装的和谐共存，表现出东西方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在全球一体化的集体交汇和共融的关系。在众多表现的可能性中，发掘出幽默、诙谐、深刻的艺术呈现。带给观众的是如此熟悉、和谐、完全没有突兀的感觉。作品巨大的尺度以及对超级写实技术的熟练驾驭，使作品充满视觉张力。作品呈现出的矛盾关系，使观者对“陌生”的泊来文化和似曾相识的“融洽”产生疑惑。作品关注到中西文化的共存，以及这种新文化共同体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体现出该同学已经具备了较深的当代艺术素质。

苗倍榕是个充满感性和热情的北方女孩儿，《父亲》以她自己亲生父亲为原型，积极关注并思考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变革，为普通劳动者歌功颂德。作者运用超级写实的技术手法塑造的雕塑作品《父亲》，抛开对宏大历史叙事和英雄人物的描述，情真意切地

为生养自己的父辈树碑立传。作品中身为工人的“父亲”，他是这个特殊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象征，他是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见证者和经历者，他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者。“我的父亲”是一个符号，它和 20 年前罗中立先生在油画中表现“希望田野中”的农民父亲，虽创作所处社会时代的语境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平东的《黑金时代》用漂浮在桶里黑石油上的那只小船，带给我们的是震撼和被伤感侵吞后留下的困惑。作者的制作过程更像是以行动实施艺术行为的过程，他将收集到的世界各国的钱币熔铸成一条小船，看似在能源问题上“同舟共济”，但因为“含金量”不同实际有所差异。他能针对当下全社会众所关注的能源和环保的问题进行艺术思考，利用作品呈现能源再分配所带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现象，以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遗患。

钟婉尧的父亲是石湾著名的陶艺大师，但是她不满足于对父辈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将当代石湾孩子对生活的新鲜感受溶解到自己的作品里，我们似乎又隐约感受到传承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这些热爱艺术的人或者说家族鲜活的历史。她的《潮点》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情怀和女性主义色彩，她将芭比娃娃和各种女性生活物品通过材料转换，塑造成一个巨大的瓷盘。呈现出的“人”与“物”和谐共存的关系，使观者对“熟悉”的寄生和似曾相识的“繁缛”产生疑惑。她的作品关注到自己生存的环境、变化，塑造出“潮女”与物质和物质背后“物文化”共存的痕迹，表现出作者对当下急速发展的商业社会的思考和关注。

周晓楠的《山寨街》则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到让我们来不及思考和建立自己的东西？我们对物质的饥饿逼迫我们不停的建设和快速复制才能跟上今天的速度？我们将去往何处？人们对于未来总是有很多的猜想。周晓楠的作品《山寨街》塑造的似像非像的“街景”，更像是一面镜子，它影射出中国今天遍地复制“同”一个城市面貌的缩影。作者充满想象力地勾画出商业世俗的现象，它带给观众的感受是熟悉却惶恐。她的作品关注到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体现出作者对现实商业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对非传统雕塑材料的学习和探索的努力。

郑岳娜是个执着的学生，她擅长将琐碎的小片物料叠加整合，

03 沉默的诉说　马景仁

03

《碎聚愿》将十二生肖的题材和彩瓷瓦片这种的材料结合起来，装置出一组很有广东地方文化特色的卡通版瓦脊公仔，重新组合的色彩构成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却又有清新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一组很有感染力的作品。

卢跃飞就是来自东北的学生，他不是很习惯广州的水土，对家乡风土的感情一直贯穿在他五年的学习中，《俺们耐嘎达儿》浓郁的东北风以民间泥塑的手法表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传统的力量，传统与现代的连接，在年轻一代的生命里开始发芽。

游成龙是这些年轻人中的特例独行者，他选择用纯粹的大理石雕刻手法将《索尔仁尼琴》这位伟大作家对苦难的理解融化在雕凿打磨石块的过程中，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可以见到如此沉着而大度的作品这的会让人欣喜，而且他还如此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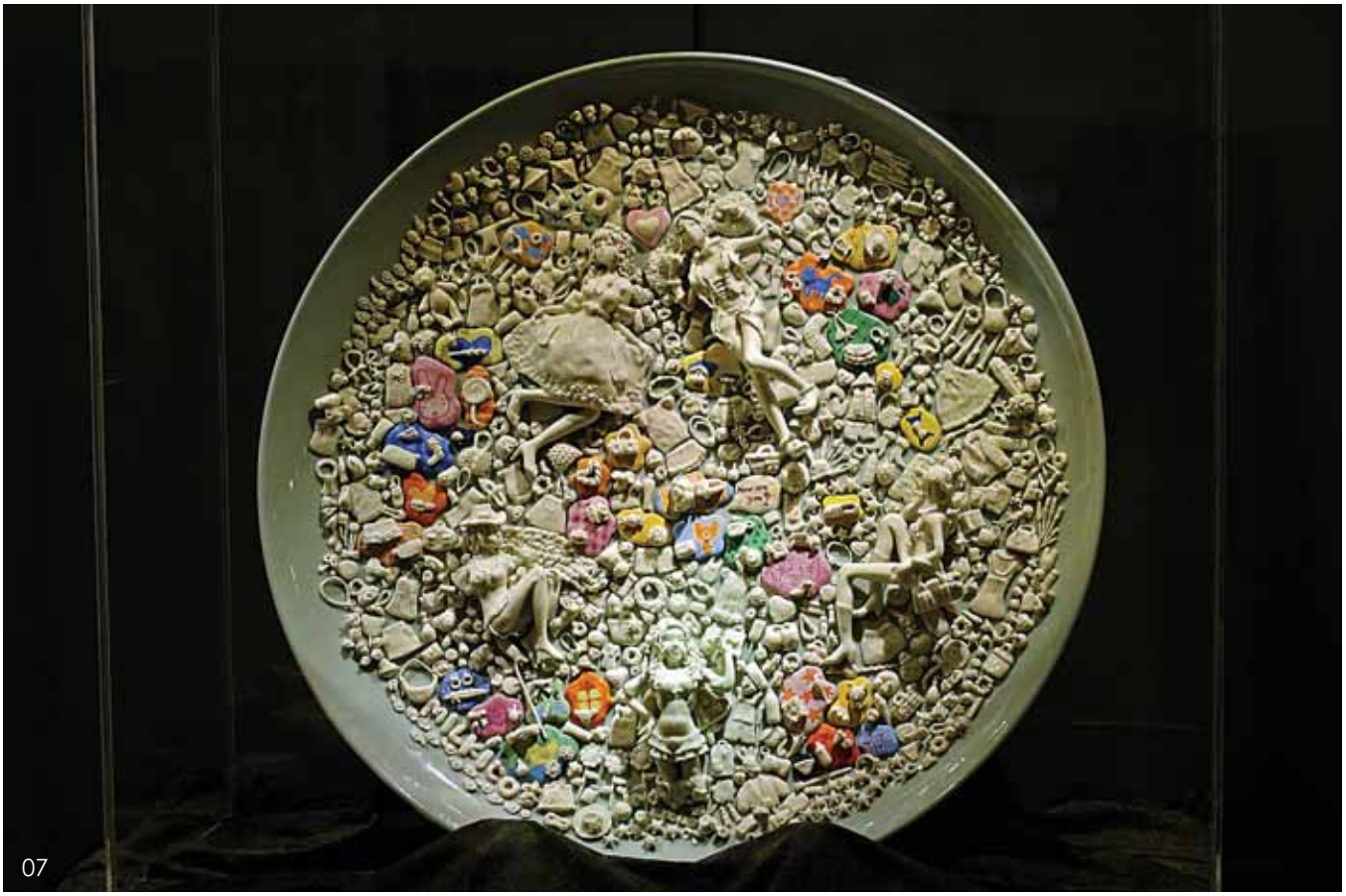
同样是纪念人物肖像的创作，对当代名人截然不同的表达和观点让我们见到让人忍俊不禁的《易中天》和《孙俪》，一个被塑造成有点讽刺的崇拜，一个被塑造成纯洁的想象，两个作者的真诚表达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名与利、名与欲、名背后的各种东西。

05

04 法国油条　　谭　旭
05 易中天　　郭伟伟
06 黑金时代（局部）　杨平东

04

06



07

08

07 潮点　钟婉尧
08 钵　曹建明
09 父亲　苗倍榕
10 父亲（局部）　苗倍榕

09

10

莫堪安之前做过很多重复的形态在装置中的表现力，总是想挑战大场面的作品，推敲作品的表达层次，最后在这件《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对于生命的轻与重，对于灾难降临与人生的虚无呈现出来，从这件作品中让我们见到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思考。

迷茫是现在从学生们的话语里听到的最多的主题，崔弥莱在《迷失的国度》中将日常的讨论用作品的方式表达出来，体现出一个年轻艺术家开始学会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来与这个世界交流，面具背后的虚弱和惊恐在金色的粉饰下被抽象，被重复，变成一个当代的寓言。

边缘还是多元

即使是边缘之地，这些年轻人在学院不算灵活的体系下依然可以慢慢成长为如此多元的艺术创作者，这的确很让人欣喜，也可见到艺术的趣味在于此间，因为每一种限制都可能是特质，每一个空白也可能成为无色的笔墨，是边缘还是多元可以是挑战也可以是策略。□

（陈晓阳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讲师）